

吴虞传

庄增述 著



吴虞传

PDG

中国文化出版社

吴虞传



庄增述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虞传 / 庄增述 著. —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988-99428-6-1/W.281

I. 吴… II. 庄… III. 人物传记—中国—当代 IV. 451

中国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807118 号

吴 虞 传

- 编 著：庄增述
出 版：中国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29 号
责任编辑：徐传洲
发 行：中国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印 刷：成都新千年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200 千字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印 张：8
版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988-99428-6-1/W.281
定 价：18.6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不应忘记吴虞

——自序

吴虞，原名永宽，字又陵，号吴山人，宜隐堂主，黎明老人，四川新繁县（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氏，一八七二年出生于成都文庙前街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吴虞自称他是“孔教专制野蛮国民”。

胡适说：“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称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曾兰曾香祖夫人说：“你吴先生是中国的唐·吉诃德。”

学界不少人诋丑他是“京城的三大怪物”。

一九〇七年，吴虞从日本留学归来，鼓吹西方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孤军奋战，向满清皇权时代至高无上的神圣——君主专制和教主专制口诛笔伐，并同封建顽固派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历经清政府迫害，迭遭战乱摧残，留下了多少中国式的悲壮，也留下了几多末路英雄的遗恨。虽然，历史大浪淘沙，几乎将他淹没，国人的记忆也像时光一样消失，但是，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仍然不得不承认，吴虞是叱咤风云的文人英雄，是享誉海内外思想界的猛士。当年，闭塞守旧的四川，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能够冲上前列，与全国先进地区同步，这与吴虞大胆冲击旧礼教和封建文化的努力，是无论如何也是分不开的。

其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十分严酷。自秦始皇建立封建专制社会,到了汉代又发展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局面。从此,被塞进了“三纲五常”伦理思想的儒教,便被君主奉为至高无上的国教,教主也被抬到吓人的高度。从此,中国就容不得一点不同的文字和声音,多少极欲冲破专制禁锢的文人学士,便被剥夺了追求真理的权利,谁胆敢跨越雷池半步,其命运便是十分悲惨的,明代万历年间的李卓吾“名教”罪案,清代大大小小的“文字狱”案,都用鲜血和头颅书写了“圣上”对于“不忠越礼”文人的残忍无道。

君主以“杀无赦”诏禁天下,谁还敢对君主专制和教主专制说一个“不”字呢?

但不要忘记,当时欧洲人早已将皇帝送上了绞刑架,并以其特有的工业文明,挟风掀浪,席卷全球。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满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进攻下,也不得不卑躬屈膝,割地赔款,眼睁睁地让别人将沾满血污的黄金白银搬上剑与火的战舰。软弱不堪的中国面临瓜分的危险。

受过封建社会的系统教育,又浸染了西方文明,吴虞深知中国社会的老底。封建王朝的君主,早已将他们独尊篡改的孔孟儒教伦理打扮得无比神圣,并用华丽的龙袍掩饰着他们的虚伪、残忍和毫无人性的灵魂。因此,从旧营垒冲杀出来的猛士,一开始就以叛逆者的姿态,始终对准儒教进攻以反封建专制,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惊世文章,为当时中国所罕见。

窃以为,吴虞在历史上的功劳贡献,大抵有三。其一,以儒教伦理学说、社会家族制度、君主专制制度三位合为一体,作了直戳腹心的进攻。这自然招致清朝政府的迫害和帮凶的反对,但他仍然痴心不改,矢志不移。他发表的许多文章,较其时反孔人士都激烈而尖锐,即便是李大钊、陈独秀,有时也不如他那样的势如破竹。以反家族制度而论,李大钊说:“中国的现在社会,万恶之源,都在家族社会。”何以然呢?李大钊没有发挥。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的日本,

最有改革兴趣的日本人,把吴虞的著作列为必备读本。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曾经告诫他的学生:“现在中国底新人物,都是反对儒教底旧道德的,但是像吴氏那么热忱呼号非儒的,一个也没有。”其二,主张健全法制,反对人治。吴虞强烈呼吁,国家要有法可依,执法严厉,“庶民贼独夫有所恐惧。”他认为袁世凯们之所以敢于复辟称帝,主要是无法典遏制他蹂躏民权。主张对于给国家百姓造成深重灾难的窃国大盗要进行审判,给予制裁,反对以人情和权势代替法律的人治。其三,无情地揭露了国民身上的“专制积淀”。吴虞不惧“家丑外扬”罪,他公开指出,这些“积淀”早已被专制君王强行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中,形成了生命进程中的一部分。他说:“尊卑、上下、男女的阶级观念已深中于人心,故皇帝虽去,而皇帝思想遍伏于尊贵长上之脑中,而潜滋暗长。”吴虞还以自身的行为证明,就连他这样清醒的人,最终也没办法将这“深中于心”的“积淀”清除掉,当初争自由要民主,一旦自己居于尊上地位,“皇帝思想”便“潜滋暗长”,在弱小的女儿面前大耍专制主义淫威,最后也陷进一个“躬行着先前所反对的一切”(鲁迅语)的怪圈。吴虞既然如此,更遑论他人呢?

实际上,孔儒思想是包罗万象的,它具有多种用途。专制者可以利用它建立独裁统治,消灭异己,将中国变成“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四人帮可以利用它批周公,迫害忠良,企图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而改革者也可以利用原有的民主民权成份批判封建专制,唤醒民众,推动改革。它包容的多种文化积淀,是需要加以区别的,片面性去看待它,一概而论,一律打倒,结果是打而不倒。吴虞一生饱经忧患,垂老不改初衷,却背着罪人的名声退隐林下,渐至迷惘和颓唐,这是否与那“多种文化积淀”的作用有关系呢?

吴虞的功劳得失,以及他的悲剧根源,难道能够让人忘记么?

目 录

序：不应忘记吴虞

第一章	哭母放逐	(1)
第二章	家国遗恨	(14)
第三章	名教罪人	(27)
第四章	劫后彷徨	(56)
第五章	复辟前后	(72)
第六章	喋血貽祸	(91)
第七章	再为人师	(108)
第八章	移祸风波	(129)
第九章	红楼问鼎	(137)
第十章	北大执教	(146)
第十一章	书斋论学	(156)
第十二章	父女之间	(171)
第十三章	京华围攻	(183)
第十四章	应兵徐炯	(197)
第十五章	宜隐堂主	(208)
第十六章	英雄末路	(218)

第一章 哭母放逐

清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冬月二十一日,是一个少有的坏天气。本来就天寒地冻,从山里刮来的阵阵雪风,呼啸着横冲直扫,扑人脸面,灌进院落,更让人奇寒袭骨。正午时分,灰云低垂的冥空,扬撒着飒飒作响的雪粒子。附近石犀寺的古柏林中,时时传来寒鸦扑腾翅膀的声音,以及它们凄惶的怪叫。

在成都文庙前街一座深宅独院内,正房东间的一张大花床上,躺着吴永宽的母亲刘氏夫人。母亲四十多岁,正当壮年,却被恼气病折磨,已在病榻上痛苦呻吟了半年。吴永宽早已请遍了城中名医到家诊治,媳妇曾香祖天天侍奉汤药起居,但老人家仍是病势沉重,骨瘦如柴。这天中午,老人停止了微弱的呻吟,睁开昏花的老眼,看见坐在床边垂泪的媳妇,笑了笑,便将眼光移到媳妇怀中抱着的孙子阿迁身上。仿佛注入了一丝生命的活力,老人深陷的眼睛突然一亮,便颤颤地抬起一只手膀,牵住孙子的一只小手,紧紧抓住不放,一下就昏迷过去了。

整个吴氏宅院乱了套。早就派人去请的老中医姗姗来迟,不用说,老中医见到的刘氏夫人已处于弥留之际。他毫无信心地把着脉息,静静地注视着病人的生命之灯渐渐燃尽。老中医的镇静安详,使整个吴氏宅院似乎又恢复了秩序。只有满怀焦虑的吴永宽,这个告假在家的尊经书院的生员,急躁不安地在房间外走过来,又走过

去,一会儿为母亲担心,一会儿为母亲着急。虽然他已经二十岁,并且结婚生子,但对母亲的亲情,对母亲的依恋,却丝毫不减。在他的心目中,母亲是神圣的。她爱儿子为掌上明珠,她视媳妇为亲生女儿,她疼孙子如心肝宝贝。不仅如此,母亲为后代儿孙着想,为保住吴氏祖遗家财,在劝说丈夫无效之后,便一改怯懦的性格,挺身而出,维护儿子吴永宽的保家行动,抵制丈夫的败家行径。多年来母亲是儿子的保护伞,是儿子的大靠山,吴永宽离不开母亲,也不能没有母亲。但他今天眼皮直跳颤,总会莫名其妙地从心底泛起不祥的预感。万般无奈,他只有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老中医,但愿他身怀绝技,让母亲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从此病情转轻,直至痊愈。吴永宽心中暗暗祷告,焦虑地盼望着他想象的奇迹快些降临。厨房老妈子江嫂陪着他,安慰他,企图让他放松绷紧的神经。

“婆母,哇……”曾香祖一声呼叫,便转悲哭泣起来。随即,阿迁也啼哭不止。老中医推门出来,对吴永宽说:“老朽回天乏术,令堂仙逝,节哀罢。”

犹如五雷轰顶,吴永宽瞪着眼睛,直直地看着老中医。好一会,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便急忙奔进房间。只见魂归离恨天的母亲安详地躺在床上,秀美的五官充满着母性的慈祥,双眼微微睁开,眸子里尚未散尽的祥光笼罩着啼哭的阿迁,她的一只手仍然牵住孙子的小手。曾香祖抽泣着告诉丈夫:

“婆母临走只说一句,她舍不得阿迁儿……”

吴永宽随即跪下地,“咚”地以头抢地,悲怆地呼喊一声:“母亲呀……”便泪流满面,嚎啕痛哭。随着这阵哭声,整个吴氏宅院悲风狂卷,人心震撼,仿佛天塌地陷。这时候,越下越大的雪粒扑打着屋顶门窗,院地上,花台间,冬青树的枝叶上,都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圈。狂风仍然在屋顶上肆虐,早已搅得四处昏濛,周天寒彻。

手忙脚乱的老妈子江嫂,一阵忙碌之后,这才想起叫人去外面寻找吴宅的老主人——吴永宽的父亲吴士先。这位老先生已丢下

病重的老妻外出半月了，至今尚无音讯。但江嫂肯定地吩咐杂工吴老卯：

“吴老爷么，去南门武侯祠旁边李寡妇家去找。夫人归天了，看他还能在外面混账么？”

这天晚上，吴士先没有归家。

吴永宽这一家子，颇有田产，是典型的封建地主家庭。他们的财产是得力于曾祖父吴廷刚所置办。吴廷刚，成都人，曾在陕甘总督杨遇春（封一等昭勇侯，死后赠谥太子太傅，兵部尚书）部下任守备，英勇过人，善于侦敌，打过不少仗。因征苗人剿教匪立下战功，于嘉庆十九年加提督衔。后来擢升为广东陆路提督，赴任途中染时症病故。诏念其功劳，予以优恤，谥号壮勤。《清史稿》对吴廷刚的战功有详细记载，吴家后人以此为荣，并珍藏杨遇春所赐吴廷刚的宝刀，作为家传。大骂“满奴”的吴永宽，对作“满奴”的曾祖父，却很敬重。

作了武人的曾祖父希望子孙们成为读书人，生前便在文庙前街置下宅院，让他们在鼎盛的文风熏陶中，改换为书香门第。这里确实是成都百姓公认占尽了风光的地方。城内仅有的三座文庙，就有两座在这里。一是成都府文庙，规模宏大气派，秦蜀郡文翁兴学，创建的石室书院即设在这里。府文庙侧边的何公巷，有华阳县文庙。于是，这里三条小街，都冠以“文庙”的名称，又以府文庙定出方位，分为前、西、后街。

在文庙西街，有鼎鼎大名的“骆状元巷”。骆状元叫骆成骧，是个新派人物，光绪乙未科进京参加殿试，因他在长篇策对中审时度势，论证变法不仅符合朝廷祖制，而且势在必行。有心变法的光绪帝被骆文打动，便将其荐卷“钦定第一”。骆成骧就成为大清朝四川唯一的状元，也是大清朝最末的一位状元。因长期当教书匠，晚年的骆状元穷愁潦倒，常常厨灶不冒烟，家无隔夜粮，他所居住的“骆状元巷”便被人谐称为“落酱园巷”。

文庙西街之西，坐落着四川赫赫有名的最高学府——尊经书

院。书院当面是菜圃，一片青绿，百丈之远，即是整齐而崔嵬的城墙。大门很气派，两旁是丈把长、朱漆黑字的木门榜，是湘潭王壬秋的高足弟子，华阳名士范于宾的手笔。字体巴斗大，气魄很是磅礴，文则是集的《文选》句：“汇四海而为寓；纬群龙之所经。”院内古木森森，花树成荫，雄伟的尊经阁一派威严，竹林深院即是讲堂和四斋。

光绪元年，四川学政张之洞欲图改变蜀中人材荒芜、文风凋敝的局面，奏请朝廷在这里设立尊经书院，从各县选拔生员就读。四川总督丁葆楨，又礼聘湖南湘潭经学大师王壬秋先生来书院担任山长。王山长新来乍到，便带着书院提调和教席，将就学生员的八股试贴和书籍文章，统统搜查出来堆积一起，亲自点燃一把火将其焚烧。从此引导生员研读经史百家，教人读书以致用。王壬秋改革了教学，加之他又高才博学，全川生员，争相以作他的门徒为荣。尊经书院名噪一时，开创了蜀学新局面，造就了一代宿儒名士。

于是，文庙三条街便与别处不一般，一年四季总是树影婆娑，不宽的街道铺着石板，不但分外整洁，也异常幽静。人们在街道上漫步，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几条街一定住有圣人。到处弥漫着一种神秘气氛，一种书卷气息，一种使人心灵无法承受的俨然。这种感受，多半是小街两旁的堂皇大门传递出来的。大门之内都隐藏着一座座深宅大院和书香世家。

吴廷刚改换门庭的愿望终于实现，他的孙子吴士先，在二十五岁时，中了个副榜贡生。吴士先有才气，能写诗作文。后来就不求进取，搁笔掩卷，到处游玩。他曾受过很大刺激，认为作文人太危险，没意思。他中功名的次年，亲眼在下莲池看见官府秋决两名文狱案犯。那是成都县梁士宜老秀才父子，因刊刻自诗成集，有“疑师问儒笑苍天”句，被县中秀才王元甫上纲上线，向官府出首为“谋逆”。当时处决场面非常恐怖。案犯赤膊上身，五花大绑，背上插一支斩标，被一伙戈什哈同几个短衣大帽的刽子手架出东辕门。前面是四个手执皮鞭的武官，随后一队是身着红毛号褂，手上拿着长枪，腰间

悬着长刀的部堂案兵。过山号沿街一直吹下去，吹到下莲池刑场边，就站住了。场中，戈什哈和亲兵们立即拉了一个大圈子，两名人犯被按住跪下去。一眨眼间，两颗人头已被刽子手切落在地，从腔子里喷出一股热血，乱雨一般四处溅洒。

吴士先知道，类似梁氏父子这样的文字狱，在大清朝是数不胜数的。犯讳的文士，罪名与那些揭竿造反的“毛贼”一样，都获“谋逆”大罪而遭诛杀。顺治、康熙时的庄廷钺明史案更说明“圣上”对“不法”文人的残忍无道。浙江湖州人氏庄廷钺，召集学人编辑《明书》，未书清帝年号，而仍写南明年号。被人告发后，庄廷钺戮尸，庄氏家族和为书写序、校阅、买书、卖书、刻书、印刷的人，以及地方官吏，分别被处死刑，或流放盛京，与披甲人为奴。

于是，正当壮年，吴士先看穿了时世，便消极颓唐起来，反正家有财产供他挥霍，嫖妓、纳妾，不亦乐乎。一八九〇年春，经汤泥工撮合，吴士先在武侯祠边私交了一个寡妇李氏，便卖掉自己的小妾，隔三岔五去与李氏苟合。李氏是个狐媚奢侈的女人，前嫁秀才曾子英，因家仅有薄产，不数年，曾秀才家产遂被李氏荡尽。可怜曾秀才无其它谋生手段，穷途末路，贫病交加，年关出外告贷无门，返回途中，在风雪中倒毙于城墙边。于是李氏缠住吴士先不放，要尽手段，使吴士先深深着魔，百依百顺，不惜破产供其挥霍。

吴永宽母亲刘氏夫人，对丈夫的荒唐劣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屡屡规劝，吴士先不惟不听，还对老妻反目相视。有一次吴士先将华阳一百余亩田偷偷卖掉，家里未见分文，全送给李氏花用。得知这一消息，刘氏夫人气急攻心，当场晕倒在吴永宽怀中，从此便一病不起。

母亲病逝，吴永宽大恸不已，就因有这段伤心隐情。

吴士先从来不喜欢吴永宽，虽然他仅此一子。

吴永宽不惟总是维护母亲，还反对父亲的败家行径。一次吴士先偷了母亲陪嫁的一对银镯，准备送去讨好李氏，还未出门，便被

吴永宽发现，硬从他怀里给搜查出来，气得吴士先直想搥儿子三个火链耳光。而且，儿子自小，他就猪嫌狗不爱，总视儿子为“异己”，横竖看着不顺眼，犹如隔世冤家。例如，吴永宽天资聪颖，喜爱读书，却被父亲鄙视：

“读书干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吴氏家门只要有三个人种就够了。”

多亏有祖母的庇护，母亲的宠爱，父亲对儿子斥责之后，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及至考入锦江芙蓉书院，吴永宽正值血气方刚，加上饱读经史诸子，博古通今，又自以为愤世嫉俗，养成了一种自信高傲的性格。自信高傲本是读书人必具的品性，是抱负不凡的流露，但吴士先对此十分反感，甚至痛心疾首。儿子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臧否古人，批评经典，都被他视为是“离经叛道”，而对儿子痛加斥责。他深信无疑，吴氏家门必毁于儿子的招灾引祸。

吴永宽工骈俪文及诗词，月课，每以诗赋冠场，为老辈所折服。但他厌恶时艺，不事科举。有一次，父亲的朋友康作尧先生来家做客，劝吴永宽去应童子试。吴永宽说：

“这不是叫我去拾人牙慧，揣摩作态，故作违心之论么？这样的科考，再也没有比它戕贼性情的了。有人还恬不知耻，自诩为代圣人立言。立言之道，难道是这样的？非道学家说过的话不敢说，正如傅青主所讥讽的那样，只不过是奴才之能，我可没有这样的才能。岂有不入泮宫，便不许穿青衿称七子耶？功名不过是胡桃大一颗铜顶，有什么值得荣耀的！”

倔强之气，少年已如此，当场让客人脸上挂不住。本来，吴士先对科举也早已灰心失趣。儿子反对科举，他应视为同道才对。但正因为这话出自儿子之口，便有叛逆嫌疑，自然应该讨伐。待客人走后，吴士先便大动干戈，捉住儿子，按在长凳上趴着，大施“杖刑”家法。打了三十棍，吴士先还不罢休，正举棍又要打下去，吴永宽扭头说：

“你说过打三十棍的，如果再打下去，我可要还给你！你本来就

在滥施家法，还这样言而无信！”

看见儿子那双气得红红的眼睛，吴士先惊得倒退两步，丢下棍子，一声不响地溜走了。

可惜祖母前不久亡故了，吴永宽又少了一个心疼他的长亲。只有闻风从娘家赶回的母亲，看见儿子臀部血浸青紫一片，当场心疼得晕了过去。

吴永宽扶着母亲，第一次哭了。父亲的无理暴行，从此像刀痕一样刻在他心上，什么力量也难以抚平。

刘氏夫人病逝，吴士先似乎有悔意。也许是他觉得对不住老妻，或者是要摆脱李氏的纠缠，便打算离开成都，到外地去透透气散散心。不久，他用银两打通关节，谋得一个教谕学官，去了富顺县。

当年七月，因有人撬墙脚，倒霉的吴士先被翟学使罢职，灰头土脸地回家闲居。吴士先素与吴永宽不和，加之官场受挫，怒气冲冲，归家不久，便与吴永宽闹起了别扭。稍有不慎，便暴跳如雷，诟骂不休，闹得家中人人寒心，鸡犬不宁。媳妇曾香祖去问候他的起居，侍奉汤水，也讨来杂七杂八的数落，曾香祖背后暗暗垂泪，有苦难言。

友人王圣游见吴士先这样情状，问吴永宽：

“你家严是否原来如此呢？”

吴永宽说：

“家君性情暴躁，邻人皆知，但也不如现在这样暴烈。如此天天闹下去，也不是办法。”

王圣游说：

“我有办法，可安你家严之心，保你吴氏门中平安。”

遂提议为其纳妾一事。

吴永宽立即想起了母亲，迟疑不决：

“家慈期服未满，恐有不妥吧？”

王圣游说：

“只要为你家和睦兴旺，你家慈不惟不怪罪，还会含笑于九泉呢！”

于是，吴永宽托王圣游去灌县寻人贩子，物色来一位姑娘，姓杨，芳龄十五岁，有几分姿色，性情也朴厚贞静，替父亲纳为小妾。

吴士先也高兴，圆房那天，还特意摆了家宴。来恭贺的亲友们也兴致勃勃，喜气洋洋。他们羡慕吴士先之余，还对吴永宽主动为父纳妾赞不绝口：

“看看，士先兄的儿子多有孝心，真替家严想得周到。”

“是呀，二十四孝中也没有为父纳妾之说，永宽侄儿应当列入二十五孝了！”

吴家每事必到的康作尧老先生在酒宴上也很有兴致，在连干了三杯绵州大糍之后，原来受吴永宽顶撞而后耿耿于怀的他，今日也对吴永宽转变了看法，情不自禁地竖起了拇指：

“我永宽侄儿对《孝经》是读得不错的。经曰：孝为天之经，地之义，德之义。永宽侄儿学以致用，教训正俗，真是人生百行的动机了。哪像我那个忤逆子……”

于是，康作尧悲伤地想到了自己受儿子康天如和“恶母鸡”的反对，不要说纳妾，就是他在外下了一顿馆子，或者多买了几把什那叶子烟都要遭受逆子和老妻的责骂。为此，他大为激动，将不在场的儿子骂了个狗血喷头，还说儿子只配给永宽侄儿舔屁股，就是舔屁股也要嫌他龟儿子舌头粗糙。

康作尧喝醉了，不免涕泪交流。后来所有的亲族朋友都喝醉了，一直闹腾至半夜三更。

至此吴永宽才吁了一口气，以为从今以后家庭可相安无事。但他想错了。吴士先纳了小妾，仅安静了两月，之后性情益发乖张暴虐，不时将杨氏折腾得涕泪交流，哭声凄哀。有几次，杨氏仅着胸衣小裤，惊恐万分地从房间内逃出来，大呼“救命”。遇见曾香祖，她不顾一切地扑其怀中，哭诉着吴士先的秽行。曾香祖搂着这位比她年

少四岁的庶母，褪下她的小衣，见腰、背布满青紫伤痕，胯下鲜血淋漓，顿时毛骨悚然，吓得脸色苍白。

吴永宽放学归来，曾香祖流着泪将杨氏遭罪的情状告诉他，顿时气得他脸色桔青。他呆坐着嗒然无语，半晌才从椎心痛楚中缓过劲来，挥拳击打着自己的胸脯，连声叹息：

“我之罪过，我之罪过啊……”

但没料到，事情又在急剧变化。不知什么时候，吴士先又与李氏接上前缘，依然如从前，时来时往，同玩同居。李氏如有魔法一般，吴士先一见着她就忘乎所以，如醉如痴。更有甚者，隔三岔五，吴士先将李氏带回家，也不避家人和杂工妈子，如绞股糖一样扭在一起，共效交颈野鸳鸯。杨氏自然成了李氏的眼中钉。经李氏挑唆，吴士先将杨氏撵出了房间，与厨房妈子同宿。不到两月，杨氏恹恹病重。于是，吴士先要趁机撵走杨氏，叫士珍叔与杨氏交涉。士珍叔很同情杨氏，劝她留下，以免让出空位如愿李氏。杨氏痛哭说：

“我宁愿死在沟边河边，也不愿在吴家再遭蹂躏。我过的日子，连鸡狗也不如呀！”

士珍叔无可奈何，便写了一纸休书与她。杨氏依旧背上来时的一只土布包袱，抽泣着离开了吴氏家门。

吴士先的无行，在当时也是为街坊所不齿的。吴永宽痛恨其父，也就是因其父有以上恶行所致。对庶母杨氏遭受的恶劣命运，他以为他是始作俑者，是他“尽孝”所致的恶果，他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以致于多年之后，只要一想到杨氏那双哀怨愁苦的泪眼，他就痛心疾首，责骂自己作孽，心底的创痛便痉挛着扩散至全身，让他感到一种作帮凶的罪恶。

撵走了杨氏，吴士先正式提出要娶李氏。谁知李氏再三推托，待吴士先的情欲火焰被撩拨得无法按捺时，李氏才说：

“人说后母难当，你那儿子媳妇岂是省油的灯？我不想在世人的面前留恶名。”

吴士先说：

“我有办法撵他们走。”

李氏连忙坐在吴士先腿上，屁股扭了扭，仰脸揪了一把吴士先的脸腮，又伸嘴去狠狠吻了个“啵儿”，拿一个“香香”给他吃之后，说：

“反正你说话要算话，你不把他们打发掉，你要娶我吗，那是做梦，从此我也不理睬你。”

这天下午，吴士先请来的七八位族人亲戚，都在堂屋内两边正襟危坐。祖先牌位前，早已摆上了供品，焚上香蜡。见吴永宽放晚学归家了，吴士先便叫他过来——与族人亲戚施礼，然后让他对着神龛拜倒在地，告诫他：

“从今之后，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有没有父亲，都不要忘了，你是我吴氏家门的子孙。”

吴永宽莫名其妙，抬起头来吃惊地问：

“家君今天有什么事么？”

吴士先说：

“鸟大离窝，儿大分家，古之自然。你今年已二十岁，早已成家生子，应独立门户。今天，我已和你这些长辈议定，准备将你分出去。这里写有纸约，你先看看吧！”

随即从神龛上拿起一张浅黄的付约，随手掸了掸，递给吴永宽。

付约上这样写道：

立写约人吴士先，今因儿子长成，合付以产业以便孳生：以新繁外西韩村龚家碾祖遗水田五十亩之二分九厘八毛七丝，旱地一亩八分，水碾一座，合付与儿子永宽一手掌理。华阳南门外水田七十亩，去年自置水田六十亩，以及省内文庙前街坐宅一院，悉归士先自己所有，儿子永宽不得与闻，更不得分售，此系父命并经亲族议妥，自是慎始全终之意。